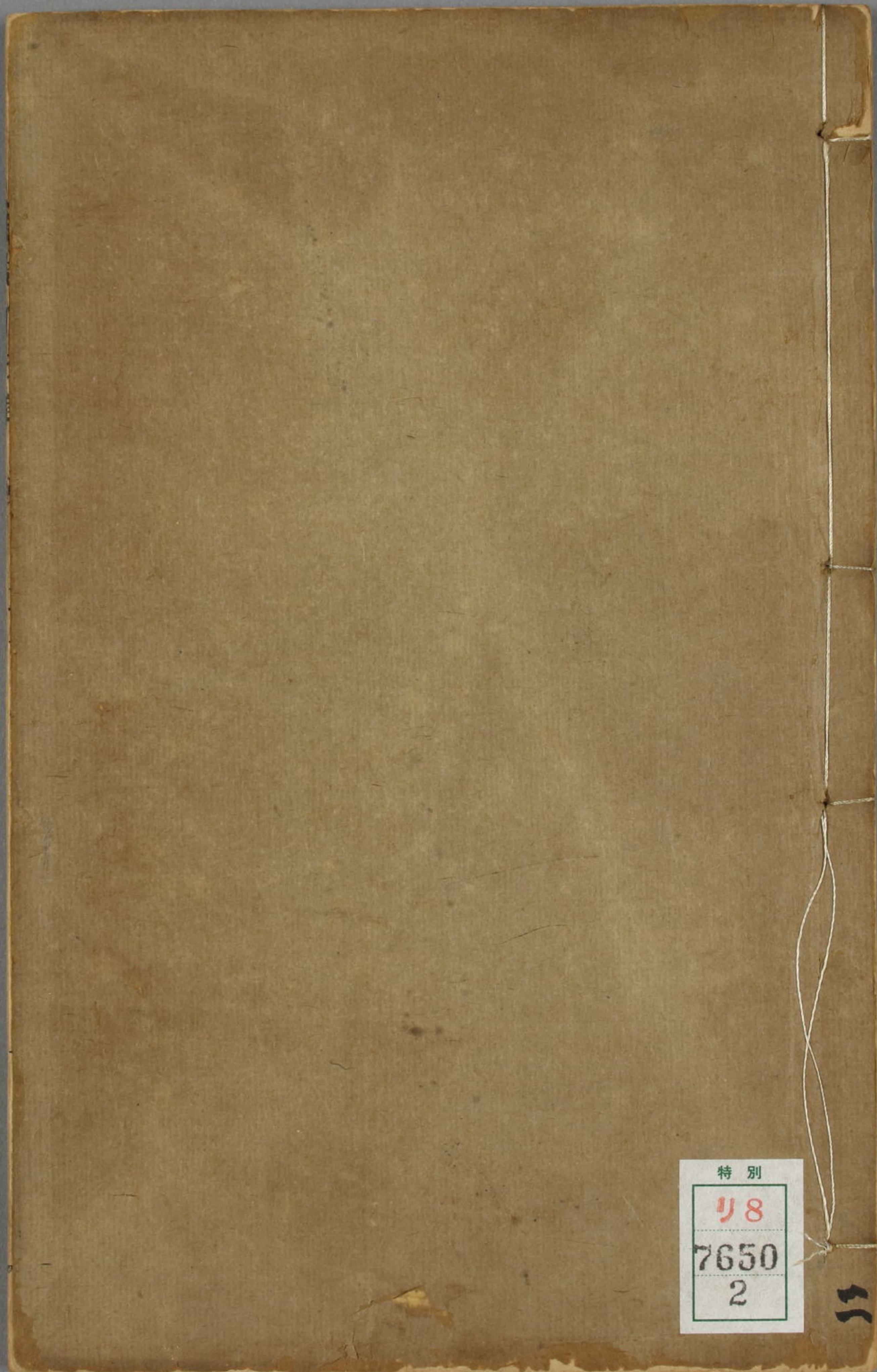




特別
リ8
7650
2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御書

御製慰書

喬孫



孤嶼元奇重梓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卻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

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
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
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
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
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
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
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

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現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
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
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
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教爲心早賜
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卽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
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
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
顧之心枯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賁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而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

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塵戰炮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夜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
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故元以寬
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友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
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卽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
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
日見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
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
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
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資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
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
一章爲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
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
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爲我調用有時命將
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群雄歛跡惟西蜀一隅限
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昇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

諸洞蠻爰爲吾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
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
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
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
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
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
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
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
而至僞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爲傳將軍生
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潁侯	智勇難量	羗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蠡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臧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傳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民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枯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黼之班班	

誥詔祭文

御史中丞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枯蒼爲卿卿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

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眡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承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

御寶日

弘文館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勲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勲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卽親來赴當是時枯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

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

御寶日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初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枯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屢從征伐覩

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御日寶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

真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是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

則釋他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
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
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
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
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栝蒼共語兒
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
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傑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
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

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莫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
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可也不移
何爲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曩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
異聲敎而擅蒸民者不可勝數熟辨真僞者誰爾劉廌祖父
誠意伯劉基乃栝蒼之士居勅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
程星馳來附陳朕歷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
其爲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斷歿於奸臣
紊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勿移今
特以前爵授爾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
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爲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

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

敬哉

附

欽降

祭文

維

正德某年歲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承

上命致祭於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
本

帝師

才具

王佐 相我

聖祖迅掃

蠻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

皇念功特伸卹典文臣之謚光於畱侯歲祀之儀比於魏國

茲維仲

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

崇報尚

饗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徽

宣奉

贈諡太師文成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於一等飭名顯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

學爲

帝師才稱

王佐屬

聖祖之聿興乃

明良之再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騁枯蒼陳時務於建業卽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踏海之風功成不居從辟穀封畱之請可謂名哲允矣清貞叅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

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爲太師諡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爲鄉里之美談寶冊易名益重華葵之永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題爲崇元勲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上事李瑜奏臣竊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稀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懷彝安夏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占

真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蓋希世之功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賞誠有缺焉伏遇

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

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

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

明時久懷膚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溫處州府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乃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

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溫蓋南田義兵不惟方氏之殘虐青田
減稅永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
者必曰劉伯溫蓋心悟理性學進天人志不遂而棄官功屢
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
必曰劉伯溫蓋決危機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策於豎韓其
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寫情犁眉諸集皆梓行於世如洗馬
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
侍郎楊廉編輯

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
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略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
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
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我

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違
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旣爲

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
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匡治道又曰言非儒
造實已誠之意則

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
伯爵給以

誥券又曾

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爾老子的子孫
享無窮爵祿大哉

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

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廌子孫紆弱不能赴
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元綱不振四
海鼎沸不階尺土未踰十年我

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
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沾
其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仕

偉奏

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攷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
以爲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

皇上思

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

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
達相伴則上慰

聖祖之靈下付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奉

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

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襲爵事理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以報施勲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自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竊惟

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殫謀戮力奉翊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海丙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蕭何之功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

皇祖所以優眷勲臣者未嘗不至矣後

太祖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

京伯爵遂停而

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

奏府官題

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

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缺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之公恭惟

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

昌辰伏願

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難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
劉基於

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於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
激勸而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緣係節奉

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爲崇元勲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

郎中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

本部

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爲祭祀事

內開 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

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

位遵照

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詔贈太師謚文成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爲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效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輝益厚來昆可中

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爲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闡之慶顧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太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女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日寶

父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燾世爲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於時貽文學

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於日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賜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立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爲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以爲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嫺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於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旣昭霈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內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霈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

功德端茂閭閻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忠崇德報功

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非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揮使劉瑜乃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

太師謚文成劉基九世孫粵爾先人輔我

聖祖運籌帷幄迅掃胡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業勒諸鼎彝文章傳於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勲中遇多虞久停承襲頃因廷議遂興繼絕之思簡在朕心特復象賢之舉惟爾夙承家學綽有祖風眷茲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今特命爾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石錫之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尚與國以同休庶垂名於不墜欽哉

制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爵命旣頒乎茅土封章

必及於閨門禮備情文事關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妻出自名家嬪於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特錫褒章茲特封爲伯夫人尚敦儆戒之心祇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御日寶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蕤西羗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游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勿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凭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

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茲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居攸奠安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曰瀚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

太廟遂居於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披袞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烟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瘡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非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

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
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聞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
踏秦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
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
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

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
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
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麋沸鷗

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
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
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
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鑠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
首

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
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
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

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
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
鑿岷峨岩堯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
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羗戎憑

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了命於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羗人失魂惡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黼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

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

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旣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羗彝蠻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謹慎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舉群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

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酒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

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於茲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皇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

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歌或爲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於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濤嶺嶠收烟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

匡直臣庶疊疊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 皇天后土瞻顧
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璿味奪醴齊光
粲珠蟠高映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鵠
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於穹圓霏霏其
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荃瑞我

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軌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
編

謝 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

中

謝 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
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
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
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
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賜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同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切自

揆何修而膺此大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

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榮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附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禮部尚書夏言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

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翊

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
赤松進伯爵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此之爲諸葛始
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
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玉貂之賁於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
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

寵霑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藹枯拚之再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鼓鼙而思將帥安不防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裔
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霄漢與

誠意伯文集
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元勲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冀免誚
於弓裘爲邦家

光誓捐軀於介冑伏願始終典於學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觀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

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
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
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
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
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之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

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
世你每趁

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歇來你每小舍人的
年紀少莫要花堦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
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
機章允載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
朝奉天門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
奏訖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節也年紀小裏讀書
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
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
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
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
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
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
歪搭搭死了一千看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家
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
不從他喫他毒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
喫他毒害了這起反臣都喫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
做先喫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這誥
來時

我道那里得些誥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開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

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裏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爲始致齋三日各供爾

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喫陳家廢了這劉伯溫子是箇好秀才喫陳胡盡了那胡家喫

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十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二十錠這箇是胡仲淵的侄兒與他十錠開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奉

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莊佃的使佃僕有伴傭的使伴

傭你每懷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喫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畱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話來

我方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你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傭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喫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

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自有分曉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必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月了去於禮部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月了去時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奉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煖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看你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喫那歹臣每害了

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喫蠱了這胡仲淵鄉里都信服他的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你引他這幾箇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訖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月初十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當來明日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當各償鈔五錠舍人是劉伯溫的

兒子賞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

鈔各一錠開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到

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亭亭當當的了你父親喫胡家下了蠱藥哥也喫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喫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我

想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喫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讓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朕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驚驚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喫他藥死了如今把你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任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禮義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各

賜金繡衣服一套全轡鞍馬一疋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欽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

聖旨我考宋制除你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議禮司一般不着你管議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我在處你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侄二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部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祀事有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傳

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袁都御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卽出班奏

聞訖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閣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奏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

我雖不罪他也着他驚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裏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爲雨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冤滯
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時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璟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誠意伯嘆曰天墜
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勵與群兒恒坐視勿逐弄
至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法推究韜略諸務握奇諸說及年
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嘗及兄璉侍父入
朝

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
誠意伯卒兄璉繼亡

廷賻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甌寇葉丁香叛

朝廷敕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公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會叅軍胡琛子伯機來白事

高皇帝遣還囑之曰你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

帝

帝曰你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維拓勵膺重托耳口者誅葉丁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

賜楮幣敕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黨人蔣邦臻素不齒

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述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

蔣執官貫同聲署公應解羈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澗曰

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

上愬縱公抵京見

上於左煖房

上曰你何來朝公白其事

上愀然曰

國家曠你爵土故讐誣乘間

詔公襲爵公辭以世裔任薦與臣俱來

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爲其介可知卽日封薦誠

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使如議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處你無踰此官遂拜職

賜第馬衣金帶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

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擊於時哀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歲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翊運無人奈何諸大臣畏公風力樂公外輔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領之卽日授谷王府長史并敕提調肅僚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宣府爲古烏桓郡東距大寧南抵居庸西連雲中北接古砂王就邸出入綦莽烽火四驚公修城池繕兵甲謹斥堠式士馬勵金鼓諸司並息哭西還塞六府羊馬數缺

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姑置勿問丁丑晉燕奉制爲宣府築城二王構隙公曰臣聞兄弟閭牆外禦其侮友愛相虧臣恐不能禦侮王悟而解先是閤門使侍

朝廷行十王冠禮

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爲王此人爵之至貴勿爲之所

如劉安旦禍且茲蔓矣

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六王府巡行一旦至燕

文皇帝與公奕棋公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晏駕

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

國聞

太宗南渡遂馳

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喪師會天大雪公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斃公蹶水躋岸撿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公之子豹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洲失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公行次豹策蹶騎反涿數十里遇公翼公上馬遜去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病辛巳公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公命歸爨待時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窘甚

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年六月
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

上欲用罪公逃叛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辨髮自經時鄭朱子
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

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

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

皇帝神聖嗣統先生勲舊宜勿遭刑惟順承天心可以永譽
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母長辭吾生死已決今幸近太廟拂
衣而去道經白巖有姻人吳彪餞公戒曰

皇帝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公曰爾惟
我學魏徵耶搢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挽嘉靖乙酉江右萬
公按浙東視學究興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平生慷慨
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
友舊議攜蹠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籀篆剝落辨誦多金購
之爲玩居南田勢重元勲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冲然
相忌御王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爲悉心力爲之其弗我
必者恒曰有命焉別號易齋所箸越吟藁無隱集易齋藁若
千卷藏於家

野史氏評曰宋季

入帝中華天日蒙耻蓋自有天

地以來非常之變也

高皇帝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蕩然建文萎弱
中葉不振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
家宿碩才略早試於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著於

文皇帝之日是故才略所以恢弘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
激千萬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

太宗也嗚呼賢哉

又曰先生取義於永樂壬午至嘉靖乙酉萬公 浙東視學

究興議立像配享文成之廟其忠聲義聞泯沒沉晦者自六
十年鬼神固之秘而奇之發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喬孫

孤嶼元奇重梓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驥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熹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抱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展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鸛讒之於王母之使曰是誰而竒其音不祥使鴟日逐之進幽旻焉離委羽於海濱鷗鷯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爲幽旻而爲誰也我知之矣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鉞鏑者孰下有所俟今弗慮也旦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於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爲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水裂土隕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崑崙之墟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涕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瘳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牟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僞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僞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僞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螢於其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醺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哂於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黷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龍而矜客至則群

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
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
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講於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呀而啄
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
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
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
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
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
駿死馬之良驚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異之北土純色者

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異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駟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旣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拯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大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亦不過取羸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朞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鄢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仕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旣圯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關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必於外閫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輩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畱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於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輩筏也旣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尙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尙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

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於樸菽鵲集而噪之鵲鵲聞之亦集而噪鵲鵲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鵲鵲鵲無以對鵲鵲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
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
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
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
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
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
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束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闕
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
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
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
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
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
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
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
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烟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於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爲楹不斷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栴松栝杉櫟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爲桷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椽短者爲稅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賢間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栴檀剪爲櫨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傲福於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狼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虛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聚群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梟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郁離子曰螢之爲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寘諸

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魏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言言仙文集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
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
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
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疆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
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
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爲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
哉

齊潛王旣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
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
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
天下之獸見之咸讐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
皮蒙之出於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於其田乃使
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拑諸衢田者呼豕逸於莽遇象虎而
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
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駁也真虎且不
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
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駁乎明年望諸君

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於決瀆之澤蚺蛟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鼃鼃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於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蚺蛟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決瀆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於沈寥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鼃鼃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鹽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胸臆然鼃鼃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哈曰嗚呼子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黜黜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

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
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局鑄發矣
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栲櫟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助其明欲人之不
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於能言蜩蟪獲於善鳴樗以惡
而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其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
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
而蟻口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埳瘠如也一日野火至
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
未至已而俱蕪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
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
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埳有鸛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
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水平
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埳
沒而雨不止水且及於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
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隣人之垣

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於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啞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澣督善水者絕以俟人至卽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瞠目眦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參龍先生采藥於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參龍先生拱而立項之老父仰而嘘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參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爲家澡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皞皞熙熙
躋於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莢而紫韃
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
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
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朮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
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岫嶠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
菁上拂穹蒼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
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
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滌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毳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
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痼毒熱一
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
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皆陽而生入口口
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
流爲瘡痕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
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
者所誤參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橢橢而無所容幽樛於灌
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痂乎吾幹竦穹崖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鵲雛翠鸞
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
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
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言旣棘倚風
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
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
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
黃腸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
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
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爲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
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螫父氏不遇遇
其僕於達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
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
客喜侑主人以文賦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
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
退

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
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於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於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
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
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
獯與魍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群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
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
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
櫓擗之鞬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牟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
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
怩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
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後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額靨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
則怏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旦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舛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爲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岫巉之沙禹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鑿無閭之珣玕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參龍先生謂石牟子曰往子汭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浴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子唏之曰天有風王爲子汝乎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蠶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剡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瘠其置也疏蜜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輦其構架時其墮發蓄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蝨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顛晚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蜥罔其房而不知螻螳鑽其室而不禁鷓鴣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憊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筭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袖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觥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觥觥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觥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觥農官弗能禁邨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爲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入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於榮澤滅懿公

髡彫問於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髡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髡彫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蠶蜋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於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擒蠶蜋殺之相回聞蠶蜋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於蠶蜋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於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別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將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諷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

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憊憊然後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瞽瞍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瞶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瞶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
瞽自瞶乎瞽且瞶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
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
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
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
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
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
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
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
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
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
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僕難未與也大夫
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
雖然亦旣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
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
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
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於朝狂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曄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懷牛之於鼯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足以及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於潁上王益逞華曄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甚至矣王怒華曄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禹疆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躊躇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躊躇不猶爾之踣踣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跂之則羸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卽且與蜚遇於曄蜚褰首而逝卽且追之蹕旋焉繞之蜚逃其所如則呀以待卽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肱食其心齧其腎出其尻蜚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燧見蛄蛄欲取之蜚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卽且怒曰甚矣爾之欺子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蜚蜚噬木則木翳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肱食其心齧鮮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腎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蛄蛄乎跂其足而凌之蛄踰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俟之卽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腮腮而臥爲蜚所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狗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旣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平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墮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於河中流而溺水渦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其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糴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嘯嘈噴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螳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甕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螳以伺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矢螳以邀之龍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羲和氏之子之幄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氛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譌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响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困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齊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

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枸櫞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於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於

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荐而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嚥齒柔而不能咀齟鼻顙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誚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旣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於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橘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橘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疚趙矣趙疚魏國之利

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於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若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

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於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於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強不亦宜乎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

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於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是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謏謂人莫若己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山三江迫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勿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於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虎與火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

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轂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之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舁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賴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間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乎公曰吾惡夫自銜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於下陽使士蔭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蔭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蔭讓之士蔭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

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我懼其隣國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爲祟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茱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旣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隣國君實欲善隣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讐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怒焉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於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

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駢虛之與歷乎蚩蚩駢虛負歷以走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爲歷而田子蚩蚩駢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致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於外一夕其人死而焚其室隣里莫不笑之

韓垣至齊以策于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嫫母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嫫母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故太子怒以爲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

言不察患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
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礚礚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
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燕市左右皆列肆
惟東家甲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
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
噬若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母亦有噬
狗乎此士所以難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
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於其後夫而嫁於郭南之
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
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
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杞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
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墜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
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齊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
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逸以食先
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

子之爲烏蜂也熊螫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螫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界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恚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

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勿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勿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於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於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於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薦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於宜申宜申曰未

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并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於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我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何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爾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以是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

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使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殲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郁離子疾病氣苑痰結將歿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設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者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阡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馘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我其不遠潰矣

蟻蠅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蟻蠅墮

于河涿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聲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
螫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螫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
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
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蠶尾於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
女必夕死死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
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灝泉乎灝泉之
微積而至於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
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
亦若是而已矣故汧泉納灝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

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
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也而萬民皆灝泉也
灝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絕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
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
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牧之量以容之德不
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
也汧谷之鰾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
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鬻白狄辯皆朝於魯遇於沈猶氏之衢相睨而矢笑
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蜥以示之弗

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粲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名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纏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平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於君而佛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鳶不嚇鳥袒裼不責褻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於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隣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於山羅於林曾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

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裸者鱗鱗如也沸如也萃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霧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礱砭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葷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

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絮縕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槃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糲葉之衣麥麩之餅而招於市曰捨爾室捐爾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也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鸚鵡木連理者群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當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所

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隱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於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蘓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

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竄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竄而言於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端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哲者愚巧者拙

廉者逆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獠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

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

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
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
其力以爲吾用春而耕秋而收遂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界
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
之用愈足也故曰聖人惟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
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
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
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
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
時而樹之無有違也疏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
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疏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
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
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王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詈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
三噓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于寡人與盍教之而
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涔池
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鱉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
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吾於

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剗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譴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

大夫雖慚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駁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

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於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栟栝柏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柳樸楸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隣之寡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栟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

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吾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三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淫

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畱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

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鰓鰓鯨鯢激波濤而前驅者三

百朋遂北至於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鼉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鰓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鰐掉首摧山撻鬣倒淵而豈鼉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鼉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

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鼃負爲足以當之鼃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鼃負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於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交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

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於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於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於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間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

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鵲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暝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剛守剛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鵲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有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憂子之

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詬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於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

之民聽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於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憚焉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終

